



霜降：

秋色向晚，好“柿”成“霜”

□新华社记者 孙鹏程 胡了然 王帆

10月23日，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秋色向晚，好“柿”成“霜”。温度在昼夜间变幻，催得红染枝头，叶逐秋风，提醒万物做好准备，以应寒冬。

每年10月23日或24日，当太阳到达黄经210度时，大地便迎来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此时，太阳直射点已越过赤道继续往南，夜晚更长，白天更短。

古人云：“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眼下，一处处美不胜收的景色，给神州大地披上浓墨重彩的秋日盛装——

驱车行驶在不久前全线通车的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林段，绵延的公路被包裹在无垠的山峦间，道路两侧的山林已被大自然调和成绚丽多彩的画盘，红、黄、绿、紫、棕等多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丰富而有渐变的层次感。

在吉林省东部城市珲春，当地人常说的“五花山”已随处可见五彩斑斓的颜色。集安市的五女峰，漫山遍野如霞似火，枫叶的红色愈发深邃、饱和，峡谷瀑布在秋光映照下更加壮美。

将目光投向祖国西南的云南，立体气候让高原的秋日别具一格。清晨的白霜已悄然点缀在草甸与松林之间，远山层林尽染，牦牛在泛黄的草原上悠然踱步。在昆明滇池之畔，红嘴鸥“先头部队”踩着霜降的节拍，已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跨越山海如期而至。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霜”。霜降来临，意味着冷空气愈发活跃，同时昼夜温差加大，白天虽然阳光和煦，但到了晚上地表热量迅速散失，气温或许降至零下，这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形成细微的冰针或冰花，也就是“霜”。

与霜降相伴的，是草木敛息，虫兽入洞，天地将喧嚣变成一片静默。古人曾将霜降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俯，体现了先辈对生灵万物和天地间运动规律的深刻观察。

斗转星移，万物毕成，人们近一年来的努力也有了收获。在吉林省四平市，今年种粮大户迎来丰收，忙着将一袋袋品牌大米和玉米发往全国各地。“满地秸秆拔个尽，来年少生虫和病”，苞米地里的秸秆成捆堆放，可以作为畜禽粪肥发酵的用料，为新的一年培肥地力做好准备。

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逐渐褪去层层金黄稻浪，错落排列的稻茬是村民们前一阵子弯腰挥镰的耕耘印记。田埂间，镰刀划过稻秆的沙沙作响，农民爽朗的吆喝声和清脆的竹筐碰撞声，交织成丰收欢歌。

人们非常重视霜降，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早霜”，而把春季的最后一次霜称为“终霜”，各地流行赏菊、登高远眺、扫墓等民俗。

霜降，既是收获的终点，也是冬藏的起点。万物悄然调整着生活的节拍，天地在静默中积蓄能量。人们对冬天的想象，也从此刻生根发芽。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走进苏峪口瓷窑址



近日，一位工作人员在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文物库房内展示遗址出土的带有“官”字款的匣钵残片。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苏峪口深处，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首次被发现。2021至202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对该处遗址展开系统考古发掘。目前共发掘窑炉8座，在窑场周围还发现了同时期开采黏土、煤炭、石英、石灰等矿坑遗迹，这在我国陶瓷考古中尚属首次。该考古项目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经过近5年来系统性的清理发掘，该遗址出土大量的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瓷器产品器型多样，除碗、盘、盏、碟等日用品外还发现有花口瓶、梅瓶、执壶、罐等大型器物以及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根据出土器物结合地层判断，该窑址

始烧于西夏早期，停烧于西夏晚期，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领队柴平平介绍，这里烧制的白瓷器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泛青，施釉均匀。特别是出土遗物中发现带有“官”字款匣钵，综合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寺庙等遗址出土的精细白瓷判断，该瓷窑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苏峪口瓷窑址独特的窑业技术和复杂的窑业面貌揭示出该瓷窑在北方传统窑业技术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等瓷窑的先进技术和审美趣向，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充分反映了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据新华社)

为霜

为 甲骨文	为 金文	为 《说文》小篆	为 隶书
霜 魏石经古文	霜 《韵海》古文	霜 《说文》小篆	霜 隶书

作者供图

《千字文》“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两句，以工整的对仗，勾勒出自然界流转变化的之理。其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前后语义的呼应，更体现在声律的协调。按照古代蒙学韵文的要求，上下句需兼顾对仗与平仄。“云腾致雨”四字为“平平仄仄”，与之相对的“露结为霜”应为“仄仄平平”。逐字分析，“结”是入声字，属仄声，“露结”二字正合“仄仄”之序；“为霜”二字则应为“平平”，“为”在此读作平声(wéi)。这一声律特征印证了“为”的动词属性，而非读作去声(wèi)的介词用法。这种句型结构上形、义、音的统一，为“为”字的阐释提供了多重佐证。

“为”字在“露结为霜”中用作动词，表“变成”之意，这一用法可追溯至其原始语义的引申脉络。甲骨文中的“为”，字形作以手牵象之状，下方是长鼻巨齿的象形，上方为一只手，生动展现了先民役使大象劳作的场景。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揭示出“为”的本义为“役使”“劳作”，是一个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动词。后引申为一般性的动词“作为”“做”等，姚孝遂说：“甲骨文‘为’字从手牵象，故有作为之义，乃会意字。”(《甲骨文字诂林》)可以代表学界对“为”字基本义的普遍认定。然而，《说文》释“为”为“母猴也”，认为其字形像母猴之状。此说虽影响深远，却与甲骨文本义不符。究其原因，盖因小篆“为”字已失甲骨文原形，“手牵象”的构形渐趋讹变，许慎未见甲骨文，仅据讹变后的字形推断，故有此误。从甲骨文到后世文献，“为”的动词性始终鲜明。在具体上下文中，“为”的“作为”“做”等基本义相当灵活，可译为“治”“学”“安排”等，如《论语·先进》：“为国以礼。”《论语·阳货》：“女为《周南》《召南》乎？”《左传·隐公元年》：“不如早为之所。”“为”的“变成”义即由此引申而来。《诗·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露结为霜”之“为”正是这种引申义的典型体现，既保留了动词的动作性，又凸显了事物形态的转化。

“霜”字的构形与先民对物候的观察密不可分。早期文字中不见“霜”字，但在传抄古文字中，“霜”字的各种字形上半部均为“雨”字头，像雨滴下落之形，标示其与水汽凝结相关。在小篆中，“霜”字逐步定型为从“雨”“相”声的形声字。

严霜降，草木凋零，但也标志着庄稼果实的成熟。因此，“霜”在后来的文化语境中遂衍生出“凋零”与“成就”的双重内涵，并最终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哲思。这一点在《说文》释义中也得到完整的体现：“霜，丧也。成物者。从雨相声。”而以“丧”释“霜”，首先直指其肃杀草木的特性，“凋零”之意便基于

此。霜降至则草木枯，故《释名》云：“霜，丧也。其气惨毒，物皆丧也。”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以文学的笔法刻画了寒霜使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景象。这种语义源于农耕文明对季节的敏感，霜的出现标志着植物生长周期的终结，故而衍生出凋零、衰败之意。但“霜”同时又蕴含了“成就”的正向内涵，故《说文》又说“霜”是“成物者”，意思是“霜”既可以摧物，亦有成就事物的一面。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引《京房气候》云：“霜成就万物。”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霜、雪皆有杀伤之力，凡为患禾稼之害虫，至是始尽，而后来年可望丰收。故古人云‘雪兆丰年’，又曰‘丰年之冬，必有积雪’，皆即此理。许训霜为丧，又申之曰成物者，亦斯意耳……丧与成，似相反而实相成。”可见，“霜”既是生长的终点，也是收获的起点。这种“凋零”与“成就”的对立统一，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内核。霜的降临，表面是“肃杀”(丧)，实则则为“孕育”(成)，通过终结旧的生长周期，为新的循环积蓄能量。这恰与《周易》“生生不息”的思想相呼应，“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的过程本就包含“枯”与“荣”的交替。“霜”的双重性，实为天地循环、阴阳消长的微观写照。

“为霜”连文，最早见于《诗经·蒹葭》“白露为霜”，与《千字文》“露结为霜”虽措辞稍异，却同属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摹。这种表述背后，是先民对水循环与气温变化规律的朴素认知；露遇寒而凝为霜。恰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言“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以阴阳消长解释物态转化，展现了早期的自然哲学观。随着文化演进，“为霜”的意象逐渐超越单纯的物候记录，被赋予更丰富的情感内涵。阮籍《咏怀诗》“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以霜露意象烘托孤寂心境；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借霜色弥漫营造旅夜的凄清氛围。这些诗句中的“霜”意象，已从自然描述升华为情感载体，体现了中国文学托物言志的传统。

《千字文》将“露结为霜”与“云腾致雨”并举，置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宏大叙事中，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罗列，更暗含阴阳相济、万物化生的宇宙观。通过“为”字的动态联接与“霜”字的物候特征，两者共同构建了天地间水汽循环的完整图景，展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这种将天文历法知识融入蒙学读物的做法，既传递了实用知识，又渗透了文化观念，恰是中华传统文化“寓教于文”的生动体现。(作者：朱子辉，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据《光明日报》)